

設計師與你系列（三）

前言：有評論指出，設計師是當今及未來其中一個最主要的職業，隨着創意產業及軟實力的抬頭，設計師早已不再是設計這麼簡單，代表的是如何運用腦筋，去改變現在，塑造未來。專題版推出「設計師與你系列」，從不同界別的設計師入手，探討究竟設計是怎麼一回事，以及它和社會有着甚麼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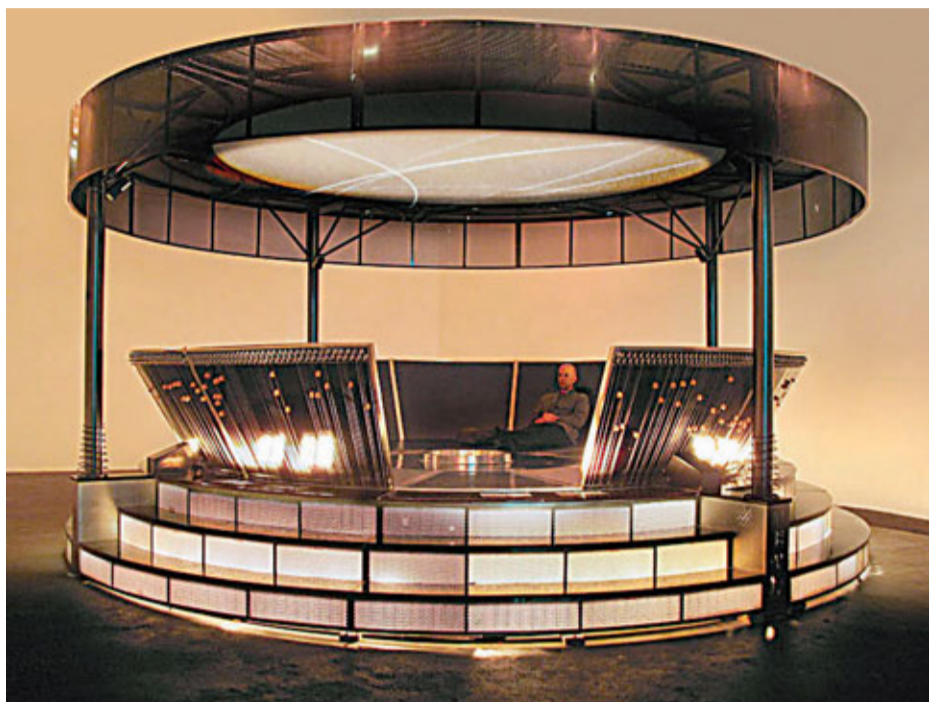
新媒體 設計師 創意建構 新時代



Henry去年在Detour的作品。

大家知不知道甚麼是新媒體？曾在一個新媒體論壇中，有學者指，媒體的發展經歷了精英媒體、大眾媒體及個人媒體三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分別代表着傳播發展的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及信息時代。媒體的發展，也代表了信息生產、消費、傳播等方式，所謂「新」媒體是一個相對的名稱，今天推出的東西，當然是新的，但到了明天，又有新的版本，新就立即變成舊了。誠然，筆者訪問了朱力行及伍韶勳兩位獲獎無數的新媒體設計師後，更明白到與其將着眼點放於「新」，倒不如放在「媒體」上面。

文：曾家輝 攝（部分）：梁祖彝



Kingsley的「音樂巨輪」。

新工具給予新意義

「我除了有藝術上的創作外，也有自己的工作室pill & pillow。前者就好像去年香港設計大使主辦的DETOUR中，我以即時互動的裝置，令人們於監獄走廊上直接跟我的設計接觸，並作出回應；後者的project則包括網頁設計、iPhone Apps等。」

筆者在早前多個活動中已認識朱力行(Henry)，但這次專訪才正式來到他的工作室。「pill & pillow是在04年成立的，現在是跟人share地方，同事不是很多，之後會搬office，希望可以請一個sales，因為現在客戶及marketing的工作都是我和其他設計師分擔。」Henry在98年於新西蘭奧克蘭大學完成電子電力工程學位，之後回港發展數碼設計事業。他獲過不少設計及藝術獎項，如在07年度香港設計師協會金獎及評審獎、7度獲得Favourite Website Awards、06及07年香港獨立短片錄像比賽單獎幕互動媒體組銀獎及金獎等。

「對於commercial project，我總想自己主動一些，不想只是聽了客戶的指示去設計，而是了解他們的需要後，思考可以為他們提供甚麼，以及提供更多，不只是聽指示那樣而已。很多客戶都想到做網頁，但我想做的，是幫他們build a design，所以我有時覺得自己是做顧問。」

「對我而言，就是想用『最新技術』。站在客戶的立場，就是可以更smart，所以追新技術，也無非是為了可以令客人明白，我們可以用新工具去突出不同的impression及function，為他們創作而已。」Henry指出，其實新技術不單應用於商業項目，就好像去年的DETOUR活動出，他就使用了最新的xbox 360的新感應器Kinect及其動作捕捉(motion capture)技術。

對於Henry，think out of the box不只是應用於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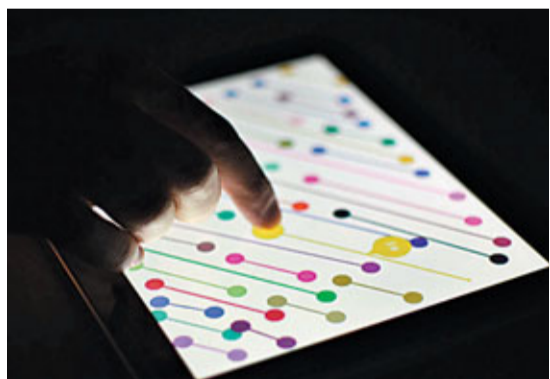
而言，就算是對付客人，也是同樣的道理。「以前有段時間，要花很長時間應付客戶，但我認為應該把時間放在設計上——舊的方法不行，就要用新方法。」媒體的發展或許是同樣道理，不能切合時代需要的，就會發展出新的媒體，就是這樣自然而生。

既然是新媒體設計師，筆者就問Henry對新媒體的發展有何看法，他想了一會。「以前有一段時間Flash很流行，但現在已愈來愈少人用了；其次是內容，content is the king，內容能撼動人的情緒，也引起人的共鳴，所以有所謂的emotional design；另一樣是利用Facebook這平台多了，去做市場推廣，因為會比開新網頁更方便及經濟，但問題是不夠精緻。」

對於Henry，筆者會覺得他就是個遊走於商業與藝術創作的人，因為他參加藝術創作，也是不遺餘力的，好像在今個月底舉行的香港國際藝術展，他也有參與，其iPad互動作品「Squiggle」，將iPad平放時，可以用手指劃出橫直線，垂直iPad時，就可撥動「弦線」，線的長短就代表了弦的高低音，這就是奏起豎琴一樣，而且這作品也會參加今年7月在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舉行的「Talk to me」新媒體展覽。

他在下月更會參與多媒體無限系列《電紫兔/克》(一)，從資料看來，這是一個互動感應×電幻合成×機械燈光×音樂×映像同步的新媒體音樂實驗劇，主力還有梁基爵、XEX、陳家俊、林耀邦等。「在這劇中，我是表演者，也特別開發了個多媒體用具Sqeal，也就是怪叫，其實是個面具。」

新媒體，對於設計師而言，就是新的工具、平台、創作。



Henry新作「Squiggle」。

當代媒體記錄當代社會

訪問當日，伍韶勳(Kingsley)剛從蘇格蘭回來，前一天還參加了一個青年論壇活動，但筆者還是覺得他是值得等待的。「新媒體或舊媒體，對我而言，就是用當代的媒體，去記錄當代的社會。」

筆者知道Kingsley的名字，源於他的兩個作品，一是「音樂織布機」(Music Loom)，曾在香港及香港設計中心去年中於上海舉行的「創意新一代」展覽中展出；二是「音樂巨輪」(Musical Wheel)。

「音樂織布機」是Kingsley取材至法國北部的，一部250年歷史的廢棄織布機改裝而成，他改裝後，加入超聲波動作感應器、紅外線攝錄機、燈光效果，令其變成繪影繪聲的多媒體樂器，只要把雙手放在織布機上舞動，便會奏出高低抑揚的音樂。「法國北部自工業革命以來已是紡織業的中心，對經濟的發展作出過貢獻，但到了上世紀70年代，那裡的工廠陸續閉門，人們投閒置散，紡織業成為大家的集體回憶，通過藝術、音樂創作，人們可以與機器互相感應，令古董發揮新的意義。」

「同樣地，『音樂巨輪』(Musical Wheel)回應香港的老工業區觀塘。人們坐在音樂巨輪的中間，便能觀賞到不同機器的轉動隨着地區的發展不停地跑，這轉動的能量成為音樂體驗。」

對於Kingsley，藝術創作可讓人由另一角度來了解生活的環境，甚至建構出藝術與城市重生的關係。「以前的人用繪畫、攝影、電影等，到了今天，我們可以用Internet、iPhone，不同時代，可以用不同的媒體去記錄，是很理所當然的，甚至到說鋼琴的發展，也同樣反映了社會的變遷。」

藝術不但可紀錄，也是參與社會的方法，Kingsley舉了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為例去說明。因為社會和經濟形態的轉變，越後妻有這個地區也和所有的農村一樣面臨着農業萎縮和人口流失的問題，失去了昔日的風華，但由於地方政府在2000年提出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三年展計劃，歷經十多年的經營，整片山野間裝置三百多件藝術品，讓老化的農村動起來，為當地帶來新生命。「我在09年參加了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當年跟其他人想到大地的裂痕及人的掌紋都同樣刻畫人和自然的辛酸，所以我們根據村民的掌紋，扭製出金屬枝條，把它們裝嵌成一組組風鈴，以鈴音奏出每一家的故事。」



「音樂織布機」在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製作的風鈴。

如果大家有看過Kingsley的作品，可能都有一個想法，就是他將抽象意念和被遺忘的事物呈現於互動、裝置、聲音、空間等混在一起的創作形式上，而且大家是要去體驗的，「音樂織布機」、「音樂巨輪」、「風鈴」也好，都是呈現之餘，也叫參觀者去體驗，如「音樂巨輪」就是一個高6米的旋轉巨輪，坐在其中，慢慢旋轉，體驗傳出與現場環境結合的音樂。

這或者跟他的背景有關——畢業於多倫多Ryerson Polytechnic University藝術系，並在法國勒弗諾瓦國立當代藝術工作室取得當代藝術深造文憑，作品又在港、日、法等展出，獲過不少獎項，包括09年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08年香港青年設計才俊大獎、第12屆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互動媒體組金獎等。又曾加入了Jack Morton Worldwide，集中「體驗設計」的先導發展。

「對於新媒體跟社會的關係，或者可以借用一句名言去說明：非去改變世界，而是讓世界去改變。用當代的媒體，去訴說當代的故事，才能preserve(保存)。」

筆者說很期待Kingsley，不只因為今個月有幾個展覽，如在香港國際藝術展有展品「龍伯」，同期還包括在LV藝廊的「See the Light」，以及在香港藝術館的「藝術對藝術」，也想知道他在蘇格蘭修讀sustainable design回來之後，對他的創作及其跟社會的關係有何影響。

新媒體，代表新人類在新時代中建立新社會所構成的新關係。



Kingsley

兩爺孫 在不斷發展的城市中種竹

上映日期：5月19日 戲院：百老匯電影中心

香港是個不斷發展的城市，當然發展是因種種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的需要，但發展其實也產生了不同的問題，如環境污染、公共空間、文物保育等，所以近年全球都掀起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而可持續發展不是單指經濟層面，核心問題反而是人與自然如何達至和諧的關係。可惜的是，香港的步伐實在快得驚人，當你今天在街角看到某座基有特色的舊樓，明日就可能已被地產商收購，後日就開始重建工程了。

由賴恩慈(阿毛)導演的電影《1+1》，並不是甚麼荷里活大片，也沒有中港巨星助陣，而是阿毛獲2010年度香港鮮浪潮大獎及最佳電影獎的劇情短片，這套片更獲得本地及國際獎項，包括香港藝術發展獎的藝術新秀獎項(電影)、法國CineRail International Festival觀眾票選最佳電影等。筆者在阿毛贏得鮮浪潮大獎時已看過



賴恩慈

該片，但早前再看一遍，因為《1+1》從國際載譽歸來，終於在這個月正式於香港上映。

跳出社會議題看社會

「這不是紀錄片，而是劇情片，你可以看到很多社會元素或符號，如菜園村、天星碼頭、立法會大樓、旺角行人專用區，以及很多正在或將會被重建的地方，但我不想硬鏽鏽地說市區重建、地產霸權等社會議題，而是借爺爺(楊秀卓飾)及小孫女(簡慧賢飾)兩人到不同地方去種富貴竹的故事，去說出在這個年代，城市面貌不斷改變，所謂的集體回憶在迅速消失，人的價值及關係是如何被看待。我想着突出人的生活、人情味，而不是單純地討論社會議題。」

「我不想大家一想到菜園村就等同反高鐵，我是

想大家去思考香港是不是只可以有一種『中環價值』，生活模式又是不是只有一種。」

據阿毛表示，這套片花了約15天拍攝，之前就用了好幾個月構思及編寫劇本，而且背後其實有很多人的幫助及支援，包括有份寫劇本的楊秉基(好戲量藝術總監)。「我一直是從事劇場的，我看過阿毛的故事後，認為可以從影像、空間入手，讓觀眾看到更多不同的東西或符號，引起他們的回憶，產生共鳴，或有所啟發，而不是用很多說話去交代。」他又解釋，由於明白社會環境不停轉變，議題日日更新，所以電影並不集中於菜園村重建一事，而是「拉遠」一點，以兩爺孫在菜園村的生活及在香港鬧市中的走訪，去說出城市發展、土地價值、人際關係等問題。

其實，片中還有一個角色，就是由攝影師謝至德(Ducky)扮演的攝影師。他在戲裡沒有對白，只用相機記錄城市發展，但他的存在並非過場或陪襯這麼簡單，因為有一場旺角街頭戲，就是源於他的相片，爺爺才能尋回失散的小孫女。據阿毛解

釋，大家可以想想，一個城市紀錄者平時默不作聲，埋首於自己的工作中，但他們對於城市及城市中的人，其實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最後，大家未看這片前，筆者預先提醒大家留意三點：一是富貴竹究竟有何種含意？爺爺為何每天都要儲一毫子？兩爺孫在旺角如何奇遇？而且，筆者趁阿毛未回英國完成讀戲劇碩士課程之前再恭喜她，因為除了《1+1》能上映以外，她剛奪得香港藝術發展獎的新秀獎項。

文、攝(部分)：曾家輝



阿毛拍攝《1+1》的情況。